

## 名师导读

---

## 作者简介

约翰娜·施皮里是 19 世纪瑞士儿童文学作家,1827 年出生于苏黎世附近的西尔泽村,这个村庄坐落在苏黎世湖畔,推窗远望,巍峨的阿尔卑斯山如在眼前。施皮里家是当地颇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医生,母亲喜欢诗歌,爱好文学。施皮里在家中的六个孩子中排行第四,少年时,她除了去学校读书,还在家里自学文学,并经常辅导年幼的妹妹。从小良好的教育和耳濡目染,使施皮里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也为她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普法战争(1870—1871)期间,施皮里为了赞助成立不久的国际红十字会而开始了写作。作为一名大器晚成的作家,她于 1880 年才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记维罗尼的墓地》,同年发表的《无家可归者》使她初获文名。施皮里一生以儿童文学创作著称,特别是小说《小海蒂》,发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

说到约翰娜·施皮里的文学创作,就不能不谈到阿尔卑斯山。施皮里自幼生长在乡间,但每当夏天来临,她都会随家人到格劳宾登州的库尔住上一段日子。那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位于瑞士东部风景秀美的山区。一望无际的林海、深不见底的峡谷、高耸入云的雪山,都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山野生活的真切体验使她写出了生命的乐章。施皮里常在小说里把这个地方当作笔下人物活动的场景。

约翰娜·施皮里虽然是举世闻名的儿童文学家,但关于她的生平资料却鲜有人知。据说曾有人要为她写传记,她拒绝道:“我的人生道路从表面看很简单,甚至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我的内心生活汹涌激荡,但又有谁能够描摹?”

她的这番话并非言过其实。施皮里 1852 年和律师伯纳德·施皮里结婚,婚后一直住在苏黎世。1884 年,施皮里遭到了重大不幸——她的丈夫和唯一的儿子在这一年相继去世,沉重的打击给她留下了难以平复的伤痛。她孤独地留在失去亲人的世上,唯有在文学旅途上与更多的“亲人”相伴。她把天下的儿童当作自己生命的寄托,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创作中。

除了《小海蒂》之外,施皮里的其他重要小说还有描写自幼丧母、寄人篱下的小女孩的《考尔奈丽》,描写贫富分化和等级偏见的《埃里克和赛丽》,描写儿童细腻心理活动的《格里特利的孩子们》,以及描写一个立志木雕事业的儿童克服艰难险阻最终实现理想的《托尼,小木雕师》等。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显现出清新简洁、温暖感人的风格,每一个精心刻画的少年形象都像她的子女一样延续着她的艺术生命。

1901 年 7 月,施皮里病逝于苏黎世。她一生共发表小说五十余部,其中的重要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仅《小海蒂》一书就被译成了四十多种文字。1999 年,海蒂基金会成立,该组织的宗旨是致力于“推动海蒂故事在全世界的普及和出版,以完成约翰娜·施皮里的遗愿”。2001 年,瑞士政府发行了关于施皮里的纪念币,还将她的肖像制成邮票,以表彰她为世界儿童文学做出的贡献。

## 内容简介

在欧洲南部,意大利北部,有一条风光旖旎的山脉,那就是举世闻名的阿尔卑斯山。我们在这里要认识的这位小姑娘——小海蒂,就住在这座大山的北麓。

巍峨壮美的阿尔姆山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座高峰,那里有冰封的雪原,有丰美的牧场,还有一位离群索居的老人。虽说老人的小木屋与半山腰的道芙里村遥遥相望,但他从不与村里人交往,村里人也不称呼他的姓名,只习惯地叫他“牧场大叔”。这位神秘的牧场大叔少年时特别顽皮,人们都不喜欢他。后来,他离开故乡,去远方当了兵,不久又带着一个儿子回到了故乡。不幸的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后来相继离世,他们的独生女儿小海蒂成了孤儿。有一天,仿佛从天而降一般,牧场大叔家里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的孙女小海蒂和她的姨妈黛特。黛特把抚养小海蒂的责任扔给牧场大叔后扬长而去,祖孙两人的命运从此连在了一起。

雪山上纯净的自然环境哺育着小海蒂健壮成长。除了饱经沧桑的爷爷,小海蒂整日与羊倌儿彼德和羊群为伴,沐浴在春花冬雪之中,养成了善良淳朴、热情助人的性格。后来,她先前的监护人——黛特姨妈,又把她带到了法兰克福的富商泽塞曼先生家,受聘做泽塞曼先生的女儿下肢瘫痪的克拉拉小姐的玩伴儿。法兰克福的生活富裕而华丽,小海蒂纯朴的天性也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喜

爱,但她毕竟是山野间长大的孩子,终因思念阿尔姆山的爷爷和家乡,而越来越不适应寄人篱下的生活,最后积郁成疾,病倒了。善良的泽塞曼先生委托医生将小海蒂送回了爷爷身边。就像鱼归大海、小鸟还林一样,小海蒂在阿尔姆山很快恢复了健康。后来,克拉拉也前来阿尔姆山和她团聚。小海蒂和爷爷的爱心帮助,以及阿尔卑斯山的盎然生机,竟然使瘫痪多年的克拉拉奇迹般站了起来,走向了新生。

在这个故事中,小海蒂显然是中心人物,由她的行动连接起几条故事线索,再连接起几个场景、几样人生。她用纯真、无私的关爱,温暖了在孤独黑暗中生活了多年的“牧场大叔”,拯救了在轮椅上蜷缩多年的克拉拉,就连小羊倌儿彼德也受到她的吸引变得懂事多了。

说到彼德,他的样子总让人忍俊不禁。多年放羊的贫苦生活,使他变得单纯而憨直。他喜欢小海蒂的聪明活泼,想要和她永远在一起。所以,他把克拉拉的轮椅摔下山,报复这个和他争夺小海蒂的人;后来,又把泽塞曼先生当成了警察,吓得魂不附体。这些描写充满了戏剧效果,就像小海蒂收养的小猫把泽塞曼先生家闹翻了天一样,既是儿童生活的真实写照,也给小说带来了不可缺少的风趣。

故事中克拉拉的奶奶,泽塞曼先生的母亲——老夫人是一位智慧老人,她理解小海蒂的感受,发现了她的苦楚和心病,并帮助小海蒂化解心中的情绪。她所代表的古老智慧与海蒂所代表的儿童的机智相映成趣,揭示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哲理,使故事变得意味隽永,也让读者体会到作者的文明观和教育观。

拿起这本书,我们仿佛跟着小海蒂的足迹走进了阿尔卑斯山。

起初,村民们都很担忧祖孙两人的命运。不难想象,山上简陋小茅屋里的生活必定是粗陋而艰苦的,然而面对高山严寒和各种生活不便,小海蒂和爷爷却能坦然乐观地应对。他们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战胜了各种打击磨难,终于赢得了人们的敬佩和爱戴,迈向了更高的人生境界。而作家采用这种乐观的描写,显然在暗示我们,这种乐观而坚毅的精神品格对于人生有着多么重要的价值。

## 作品影响

这部作者仅用四个星期就创作完成的小说,不仅被译成四十多种文字,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备受欢迎,历久弥新,而且可以预料,作为儿童文学、生态文学、教育小说的经典作品,在未来它仍将受到全世界读者的重视和喜爱。

这部小说自发表后多次被拍成电影,其中尤以 1937 年美国福克斯公司拍摄的彩色故事片《海蒂》最为著名,秀兰·邓波儿饰演小海蒂,她的出色演技更使这部作品传遍了世界。

1981 年,在当年约翰娜·施皮里读书的小学遗址上,人们建起了“施皮里纪念馆”,多年来一直吸引人们敬仰的目光。每当人们想到瑞士,就会想起小海蒂,想起施皮里对世界儿童文学的重要贡献。

## 创作背景

2010年4月,一位学者在为儿童读物搜集插图时,发现了一本出版于1830年的书,名为《阿德莱德:来自阿尔卑斯的女孩》,作者是一位名叫赫曼·亚当·冯·卡普的德国历史教师。据这本书透露,约翰娜·施皮里是根据这本书的内容来创作《小海蒂》的。两本书在情节构思和人物描写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施皮里的传记作者里根·辛德勒也指出,她很有可能读过这本书,因为她从小就博览群书。

虽然无法断定施皮里是否受过上述类似作品的影响,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部小说包含着作家的个人经历和亲属讲述的成分,因此具有很强的真实性。例如,小说以阿尔卑斯山为故事发生的背景,那里正是施皮里童年的记忆之所,是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日夜萦怀的地方。所以在作者笔下,巍峨的雪山和丰美的牧场成了老人和孩子们的圣山;再如,小说中充满童趣的牧羊图景和山地生活画面都折射出施皮里快乐的童年生活的影子,她的描写不仅显得驾轻就熟,而且诗情画意中洋溢着饱胀的热情。施皮里在婚后与丈夫住在苏黎世,正是城市生活对她的影响引发了她在《小海蒂》中的思乡描写,小海蒂在法兰克福日夜思念阿尔姆山的亲人,以至于忧思成疾,这种思乡之苦正是施皮里深切怀恋童年山野生活的写照。

令人深思的是,施皮里描写的儿童故事总是以山区生活为背景,城市生活很少得到她的青睐。在白雪皑皑的冬天和绿草如茵的夏日,阿尔卑斯山像一个巨大的摇篮,哺育孩子们成长。风雪交加的严冬是大自然的休眠和酝酿,繁花盛开的盛夏是大自然的绽放和结果,而活泼可爱的儿童则是大自然的精灵和天使,唯有壮美的大自然才会培育高尚健康的生命。因此,在许多作品里,施皮里描写的人物都活跃在山野中,她所描绘的画面也总是铺展在生机勃勃的广阔天地之间。

当然,作为一个作家,施皮里对儿童的生活格外熟稔,能够真切地体会和生动地描绘儿童是怎样看待事物,又是怎样产生想法和情感的。她把儿童放在心里日夜揣想,甚至把自己变成了儿童,才能以儿童的身份感受欢乐和忧伤,感受未来成长的希望和力量,才能在乐观的描写中流露出温情的幽默,在读者心中唤起一种惬意的共鸣。正是这样一种浸透全书的儿童“神情灌注”,才使这部作品栩栩如生。

(赵沛林)

## 要点提示

---

## 一、赞颂爱的力量

文学的力量在于描写人、感动人、改变人。怎样发挥这力量呢？主要靠爱和恨。爱和恨的力量是强大的，它们或者显示着人道，温暖着生命；或者释放着兽性，将生命冰冻。

施皮里的小说就有这种伟大的力量。她能把普通的、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情景描写得生动感人。因为她怀着一颗伟大的爱心。依靠这颗爱心，她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天真和质朴的心灵和行为，发现了世界上令人感动的美。在她的小说里，到处能听到她为儿童的合理权益和率真天性而呼唤的声音，到处能看到她对儿童美好心灵和可爱行动的细腻描写。在她的笔下，每个孩子都彰显出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独特的追求，也都有自己遇到的艰难、困苦，甚至生存挑战，但他们总能在顽强的生命力的支持下、在美好理想的引导下、在善良诚恳的成人人们的关怀帮助下，渡过难关，赢得幸福和胜利。

所以，施皮里讲的故事在宣告一种爱的哲学，一种孕育在大山，出发于小海蒂，传播到每个人的爱，爷爷的转变，彼德的进步，克拉拉的康复，瞎眼奶奶的感激，直至医生的眷恋，以及罗腾迈尔小姐的震惊，都是爱在发生作用。所以说，爱既是无形的，又是随处可见的。正是爱才让人的本质得到提升，让人类产生越来越美好的追求，让每个人都走向真善美，走向幸福。

## 二、讴歌自然得美好

为什么说大山孕育了爱呢？我们知道，以往有很多作家代表人类对大自然的奉献表达感激和热爱之情。华兹华斯、普希金、杰克·伦敦、普里什文……其实，大自然不仅以无穷的变化、启示、果实养育人类，还塑造了人类的肉体 and 灵魂，影响了每个人的人格以及每个民族的性格。大自然的山川、气象、动物、植物各有神态，人就模仿它们，形成了自己的形态神气。所以，每个人都包含了自然，就像自然包含着每个人一样。

彼德的羊群中每只羊都有自己的名字，和人一样，小霸王、小雪、小天鹅、小熊，它们献给孩子们奶水，孩子们也献给它们爱。大自然是孩子们的摇篮，孩子们是大自然的儿女，这种人与自然的相互归属，不正是世界和谐美好的终极境界吗？

施皮里在《小海蒂》中写道：

夜里，她在床上辗转伏枕，难以入眠，因为只要周围一寂静下来，她的眼前就会幻化出阳光下山花烂漫的高山牧场；等到她终于昏昏入睡后，她又会在梦中看到鹰山红色的峰尖和塞萨浦拉纳山上火一样的雪原。早上一觉醒来，就在地满心欢喜地想跑出茅屋时，她才发现自己还在那张大床上，这里是法兰克福，离她的家很远、很远，自己恐怕

再也回不去了。于是，她常常把脸埋在枕头里，泪流不止，但她尽量压低哭声，免得别人听到。

作家借助小海蒂的形象表白自己对大自然的梦寐以求。人类要有家，要成长，离不开大自然的哺育，离不开大地的爱抚呵护。无论我们今天发明了多少科学技术和竞争本领，我们都应听听大自然的心声。这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也是人类可以存念的最终希冀。

### 三、探索人性的困惑

作家还写到了人性和人的文化，小说里不仅写了牧场大叔和村民们的对立，彼德和克拉拉的矛盾，也写了城与乡、市民与山民、繁文缛节与真诚质朴之间的冲突与碰撞。在小海蒂初入泽塞曼先生家时，两种文化的冲突立刻就展开了。上等社会的人们要改造这个自然之女，于是各种规矩立刻像枷锁一样加到了小海蒂身上。她的境遇具体再现了人性与自由这个社会问题，同时也隐喻了人类文明的道路抉择问题。

(赵沛林)

# 小海蒂



# 第一部

海蒂学识共长的日子

## 第一章 到爷爷身边去

从温馨的梅恩菲尔德古镇伸出的一条林荫小道，一直蜿蜒到巍峨(wēi'ē, 形容山或建筑物高大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脚下。一条陡峭的山路穿过清香扑鼻、草木丛生的牧场直达俯视着脚下山谷的顶峰。

六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一个健壮、高挑的山里姑娘拉着一个小女孩儿，走在这条狭窄的山路上。小女孩儿五六岁，炽烈(chìliè, 形容阳光炽热猛烈)的阳光将她的脸烤得通红，脸颊如同两团火球。这也难怪，这么热的天气里她还穿着两三件衣服，脖子上居然围着一一条大大的红色棉布围巾，脚上拖着一双笨重的带钉子的登山鞋，像是要抵御刺骨寒风似的，被包裹得严严实实，掩住了她的体型。她气喘吁吁地向山上走着。

两人在山路上走了一个多钟头，到了阿尔姆山半山腰一个名叫道芙里的小村。这里是高个子姑娘的老家。一进村，几乎人人都跟她们打招呼，有的是从窗口，有的是在门边，有的是在路上。姑娘匆匆应答着，没有停下脚步。等她们到了只有零散几户人家的村尾，有个声音从一户人家传出：

“黛特，你还要往上走的话，我和你们一起去。”

她们停下来，小女孩儿抽出被牵着的手，一屁股坐在地上。

“海蒂，走累了吧？”黛特问。

“不累，就是太热了。”小女孩儿答道。

“坚持一下，”黛特鼓励小女孩说，“走快点儿的话，再有一个小时就到了。”

一个面容和善的妇女从屋里出来，她和姑娘是老相识，一见面就开始东家长西家短地聊起来。小女孩儿站起来，跟在后面。

“这就是你死去的姐姐留下的孩子吧？你打算带她去哪儿？”

“是她，”黛特答道，“我们去大叔那儿，她得留在那里。”

“什么？让这孩子留在牧场大叔那儿？你没糊涂吧，黛特，亏你想得出来，那老头儿肯定会把你们撵(niǎn, 赶, 驱逐)出来的。”

“他不能那么做，这女孩是他的亲孙女，他必须接受。芭贝尔，我告诉你，我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不能再受她拖累了。我已经把她从小拉扯到这么大，现在是该她爷爷尽责任的时候了。”

“他和一般人可不一样。”矮小的芭贝尔有些激动地坚持道，“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怎么能带得了小孩儿，而且还是这么小的孩子。孩子在他身边肯定受不了！你要去哪里？”

“去法兰克福，”黛特说，“去年夏天，有一家人到山下的巴德温泉村度假，我负责给他们整理房间。他们当时就想带我走，可我离不开。今年他们又来了，还想带我走，我也想去。这是真的，没骗你。”

“幸亏我不是这可怜的小女孩儿。”芭贝尔甩了一下手，大声叫嚷道，“谁也不知道那老头儿在山上过的是什么日子，他从来不和人交往，几年也不去教堂，偶尔拄根粗棍子下山来，大家也都吓得赶紧避开，更别提他那浓重的白眉毛和可怕的胡子啦，简直就像个老异教徒(含有贬义，对于基督徒来说，指不信仰基督的宗教信徒)或印第安人。没单独碰见他，就算你走运了。”

“那又怎么样，”黛特执拗地说，“他毕竟是她爷爷，该他照顾这